

A i g u o Z h u y i L i u l u n

爱国主义六论

张瑞敏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A i g u o Z h u y i L i u l u n

爱国主义六论

张瑞敏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国主义六论 / 张瑞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01-013497-0

I. ①爱… II. ①张… III. ①爱国主义 - 教育 - 中国
IV. ①D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1262号



爱国主义六论

AIGUO ZHUYI LIU LUN

张瑞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2.75

字数：150千字

ISBN 978-7-01-013497-0 定价：3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言：“微斯人，吾谁与归？” /1

第一章

爱国，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5

一、“国家”的起源与“中国”的源起 /5

二、“爱国”+“主义”之意味 /22

三、古今流变：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 /28

第二章

爱国的理由：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句 /40

一、天然情缘——“月是故乡明” /41

二、祖国是根，是心灵的归宿 /48

三、我是中国人，我有中国心 /50

四、国与我，投桃报李？ /54

第三章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祖国 /60

一、“我以我血溅轩辕”，人生多豪迈 /60

二、为有牺牲多壮志，缠绵千古的情怀 /63

三、珍爱历史与文化，嬗递中华香火 /65

四、用奉献托举着你 /72

五、平凡亦真情：一样的风采 /78

六、最是悲情被误伤：谁解其中味？ /82

第四章

爱国的维度：党·国与社会主义 /92

一、信仰来自对祖国最深沉的爱 /93

二、社会主义：历史选择的人间正道 /98

三、魂牵梦绕“中国梦” /104

第五章

正负能量的博弈 /109

一、是谁在作蛊：当“爱国主义”走向“狭隘” /109

二、孪生异象：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112

三、传递正能量：做一个理性爱国者 /120

第六章

并非悖论：全球化与爱国主义 /124

一、当传统向现代嬗变 /125

二、爱国没有“过去时” /128

三、兼济天下：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135

余 论

党史资源是加强爱国与信仰教育最好的“营养剂” /142

附录一

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157

附录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制度文化 /176

参考文献 / 191

后 记 / 197

导 言

“微斯人，吾谁与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诗人艾青在1938年用悲怆的深情写下的呐喊——

《我爱这土地》。在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样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曾经触动了多少中华儿女的心弦呐！

翻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卷，有一个词语充盈在字里行间，让人激动，催人奋进，这就是——“爱国”。

那么，何谓爱国？——是本能？是情怀？是道德？是政治？是底线？抑或是责任？历史曾经这样回答：爱国是屈原在漫漫长路上求索的身影；是陆游在病榻上盼望北定中原的最后叮咛；是文天祥在逃亡中“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赤子丹心；是林则徐“不因祸福避趋之”的禁烟壮举；是谭嗣同横刀长笑的昆仑肝胆，是秋瑾“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的火热情怀；是孙中山“同志尚需努力”的诚恳告诫。爱国还是“五四”青年的震天呐喊，是井冈山上的燎原星火，是抗日救亡的不屈与坚贞，是解放全中国的冲锋号角。今天，爱国又有了这样的诉说：爱国是那一湾浅浅海峡割断不了的浓浓乡愁，是那回响在中华大地上改革开放的滚滚春雷，是那奥运赛场上伴随国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抗震救灾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是航天人太空行走时梦幻般的舞步，是亿万民众共同追逐的“中国梦”……

爱国，它是华夏元祖留下的心魔，是今日中国聚合人心的粘连剂，更是催人奋进的民族魂魄。尽管人们对“爱国”的解读莫衷一是，但它却如影随形，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从

未泯灭过——

现代性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传统，这毋庸置疑地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改变也使得诸多原本清晰明了的东西变得模糊甚至似是而非了。2004年，世界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他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包括批评。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论点的孰是孰非，“WHO ARE WE？”“我们是谁？”仅就这个命题的提出就足以令我们深思了。我们看到的是，当现代社会愈是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深化之际，我们所面临的精神困惑在很多方面和很多时候愈发地多了起来。一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再次浮现开来。譬如，爱国，是自国家产生以来各国人民都有的情结，是人类久远的社会生活主题之一。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仍然不断地遭遇到这样的诘问：“什么是爱国？为什么要爱国？爱什么？如何来爱？”此外，还有诸如“今天，我们还需要爱国主义吗？我们需要怎样的爱国主义？”“爱国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性？”等等疑惑，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做出现代性的沉思与回答。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做寓意深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然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有赖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指标的高水平提升，同时还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其中，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一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越是接近梦想，前进的路就越是艰辛，也越是需要强大的动能来推进。目前，我们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价值多元化等方面的挑战。当我们再次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仍然为的是从中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

坚定不移地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我们责无旁贷！

“微斯人，吾谁与归？”千年之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情怀的范仲淹曾经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在爱国的漫漫远途中，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但是我们绝不孤独。

第一章

爱国，一个古老而弥新的话题

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各个国家诞生的时间也早晚不一。现在世界上被承认的国家共有近200个，这些国家各自存在的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体”与“政体”千差万别，还有发达与发展中之别。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只要有国家的地方就会有关于爱国的话题，在这一点上，千年古国与新生国度有着共同的情结。

一、“国家”的起源与“中国”的源起

关于国家起源的历史图景，一直众说纷纭。

有从民族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起源于民族聚合过程的。^①

^① 王希恩：《国家起源与民族聚合》，《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在其分化阶段完成了不同民族的孕育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变化开始缓缓流动，而农业最早发生地区展示的良好生存环境驱使他们纷纷向这些地区汇集。于是，民族过程的聚合阶段到来了。民族聚合的大门是由民族之间的交换、战争和出于对抗和利用自然的联合打开的。而在这扇大门打开的同时，民族之间的交换、联合和战争也为国家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和组织基础。民族聚合过程带来了由民族碰撞激发起来的社会震荡，也创造了平息这种震荡的工具，即国家。

“国家”也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政治学者们对国家的产生设想了多种途径。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国家是从家庭、村落自然发展而成的，国家是人们求得生活中最大善的需要。古罗马的哲人西塞罗在《共和国》中说道，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普遍认为主权是國家的基本属性，提出了自然法、天赋权利、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等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和目的。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认为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法国法学家狄冀认为国家是一种人群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被区分为统治者及被统治者。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给国家的定义则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在欧美学界还有其他

一些影响较大的早期国家起源的理论^①，他们分别从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项制约因素及其对社会演进过程动因方面进行了探讨。

国家起源也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国家的源起。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历史记载。然而，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由于文字的晚出使得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中，我们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其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联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著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等等，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象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

①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欧美学术界出现了几种影响较大的早期国家起源的理论，这些理论分别强调某个社会变量是国家起源的主因。它们是威特福格尔（k.Witffogef）的灌溉说、卡内罗（RL.Carneiro）的战争说，哈纳（MJ.Harner）和杜蒙德（DE.Dumond）等人的人口压力说。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RM.Adams）在总结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变量互动的综合说。

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用一句话作结即是：国家起源于阶级间的争斗。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的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①他在《家庭、私有制

^①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和国家的起源》中还认为，国家与前国家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因而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是国家区别于前国家社会的一个特点。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结论与阐释，在今天依然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学说。

虽然，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相异不一，但在总体上，多数学者们对国家本质的描述却有一致性的一面，即国家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其基本功能是组织社会活动、管理公共事务。国家特性是国家本质的外化，它通过多个方面体现出来，而最基本的是主权性、公共性、组织性、政治性及历史性等等。

无论人们对国家起源的认识多么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古往今来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由衷挚爱。可以说，爱国情怀是伴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易中天：《国家》

据考古论证，中国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但却是人类最早出现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中国”的称呼大约可以追溯到我国的商朝。当时中原各地小国林立，对商王时叛时服，商王直接统治的一小块地方位于东、西、南、北四方小国之中，所以把这块国土称为“中国”。

“中国”一词出现在古典文献中，最早是在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初期。在1963年出土的一件西周武王时期的文物上，有铭文“余其宅兹中或”（上天啊，我统治了中国）等字样。据考古和文字学专家考证，这应是周武王灭商纣，祭拜上天时所说。“中或”就是“中国”。所谓“中”就是居“天下之中”，也有文化中心之意。所谓“或”作“域”或“城”、“邦”解。“中国”就是“中央之域”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从此而出。以后，虽然王朝更迭不断，但“中国”这个称呼却一直沿袭至今。

“或”，就是国家的“國”，是最早的國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國”、“域”、“或”，在甲骨文中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戈”。口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和墙垣，再挖条